

薛文清公全書

文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八册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碑

精刻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蓋於一時名垂於後世享生民之祀於無窮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伏波將軍馬公援二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徵新莽竊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

人弗之識也獨其兄况謂曰汝大才當晚成且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固已見於此矣及其盡散財蓄志清時難遨遊隴蜀擇所適從知崛起草竊之徒皆酣豢富貴於一時不足以計安生民於萬世也遂謁光武於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稱之因委質臣事効忠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竒謀偉績其他蕩除戡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中興之功公無與讓及天下底定 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

榮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佚嘗奮不顧身志欲効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群蠻擾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蠻即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於公及至軍而公已沒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讒而蒼葢之謗亦興焉嗚呼若公之所立卓偉竒特駕一世之橫鶩挺百代而獨出猶不免巧天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不從充道而從壺頭為公失計夫曠日老師而費糧與捷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設使如或者之言從充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

無齟齬乎是又不得為公失計也夫以宗均之常才
矯一節以入群蠻猶足以致其震懾來服若公少緩
死當有他策以致蠻矣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
韜晦自養散財濟難公之大志也鄙斥奸豪獨歸真
主公之大識也竒謀勇烈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
懷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
焉猶足以名當時而垂竹帛公乃兼而有之而又本
之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一時名垂後世而血
食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無蹤跡曾何損於
公之忠賢哉今辰即五溪故地距公沒垂千年而野

夫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祀公斯又足
以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也我皇明大
秩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祀典有司以時行事無
敢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或以為神
出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興構并他屋宇門
墻之弗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為人
及往來武陵江中親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
行可一日至彼亦有廟而脩祀事於辰者便於人之
瞻依云耳廟亭旣新余遂刪取公之大節俾辰人刻
之并系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

少萎貧堅老壯公言則然懷竒蘊朴罕識其賢雲乎
鬱鬱雷乎震震紫色蜺聲炎輝斯燼公晦于時爰牧
爰蓄颺氛九縣顧瞻安之曰述曰囂狼貪豕飽鄙不
少留聿求漢道來覲真主應對䟽通謂帝大度高祖
則同遂委臣質遂効臣節聚米討羗悍虜蕩越四方
底平人懷安娛公不晏佚許國以軀滔滔武陵蠢蠢
雜種梗化撓邊負險恃勇公曰茲役老臣馳驅堅請
于行秉節舒舒不驚不亟旣安且式試兵臨鄉蠻即
摧辟扼于壺頭匪公之尤天少湏假孰測厥猷公雖
沒世因則成事乃招乃來群蠻無貳云胡巧失讒言
朋與豈不暫翳事久滋明迄茲千載有顯愈赫名徹
聽聞功載史冊壺山之南辰江之澣公蹟如新公廟
惟古逮我皇明祀典秩申行事以時委在守臣惟公
忠精厥德不爽疫癘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惠欽服
國章廟亭完構其敢廢荒乃圖永久乃磨良石我纂
其詞為示無極

絳州大成廟碑

臨川王汝績以儒官陞知山西之絳州始至進謁大
成至聖文宣王顧瞻廟貌庫陋年久采楠腐撓大懼
弗恭明祀及荐更釋奠薦獻周旋迫於狹隘且風雨

穿漏不足以揭虔安神益深悚惕遂下北山之材聯
為巨筏順流而至擇土埏埴瓦甍完堅百用具備衆
工齊作撤去腐壞易以新好廟舊以間計者三廣而
為七厥制崇高峻整宏闊深邃巍然當座聖像益尊
顏曾思孟四公作配十哲位次序列左右禮殿既成
改作從祀賢儒兩廡而擴大之門宇堂齋率皆壯麗
深廣克稱頌宮之度工既訖功釋奠備禮儀之盛士
習有絃誦之勤風化之美延及民庶汝績乃進諸生
而告之曰昔周元公有言天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我聖朝所以極尊崇之禮天

下通祀而罔間內外者其不以是與惟是絳學祀典
人材所關汝績大懼學政墜弛有憊彝憲是用協力
一新財用民功皆國家有所興事底功惟祇若崇祀
育材之意而已迄茲有成誠不可不知所自爾諸生
考業於斯師法先聖當以唐虞三代學校士習自勵
勿以俗學詞章聲利汨其心尊道統之正黜百家之
非居仁由義竭忠盡孝庶幾身有古人之學才為用
世之良斯實聖朝建學之意諸生既旋唯而退學正
劉章等遂以其事來徵文將刻之石余謂汝績能新
廟學以祀神育才而不自以為功又勉諸生以正學

是可書也爲之銘曰惟茲廟學爰始爰作厥制陋庫
禮儀靡度亦窘風雨圯漏弗支神罔攸格士習以嬉
時維汝績文儒是職有蘊有施潭潭秩秩適求民牧
陟俊拔尤大廷有命來守郡符守來自東人士咸喜
不以崖威而尚豈弟進謁先聖廟貌罔稱退謀厥後
靡安靡定遂鳩羣材遂興陶埴百工斂巧齊心一力
撤舊益新丹堊斲礪翼翼禮殿有赫斯崇周廡堂齋
悉廣其宇神有安安士有常處工告訖功汝績有云
茲惟成憲祇命在臣乃進多士敢有誠告師是聖賢
篤茲正道明體適用允罔不休高視萬古忠賢可述
彼哉俗學實頗實側治已治人鮮不為慝惟順所始
惟端所趨舍曰無知不有聖謨士感守言匪獨我惠
神人具休守無我替乃纂其事乃來徵辭麗牲有石
刻以永垂

永壽縣大成廟碑

乾州之永壽縣實古幽州之地縣學大成至聖文宣
王殿創自前代我皇明混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
下建學立先師廟俾所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于時
宣聖殿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迄敝
漏及創始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

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來知是縣始至進謁聖廟
瞻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祀育賢才之意退而
即欲興脩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寡所需之物無
自出遂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園塹隙地得數百
畝督令有役于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時種
獲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輪至咸
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於農隙時以餘穀僦工
埏燒瓦甍覆蓋墁飭諸物百用既具乃於天順元年
七月吉日泊其丞馬騏典史宋準協心鳩工興作擴
舊大成殿三間為七間兩廡舊各五間今俱增四為
九以至戟門靈星門神厨神庫次第改作之皆高廣
壯固有加于前始事於是月某日訖功於次年七月
明倫堂兩齋生徒退習之室工力小而先已葺脩獨
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為大於是教諭薛澄訓導安廣
進諸生而告之曰惟是廟學因循敝漏者數十年矣
今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於為政知所重雖居小縣
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儲用不勞民力不取民
財而克底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於昔以及他宇
亦皆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
重儒教之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

令之有善政不可使無聞於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
遣生員張俊岳凱來求文於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
為之銘曰惟此永壽惟有廟學十百其年爰始爰作
或度孔庠或宇寢隳神不顧饗士荒於嬉有令學古
式臨茲土乃怵於心乃惕于覩顧茲小邑式寡於丁
睦言興之孰資於成我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
有年有積輸之百輛清渭之涘以有貿無萬木委止
工獻其巧人執其勤廟廡改作撤舊益新葺理之周
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師曰斯後惟令之功
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泯其實我銘是求

勒示貞石

濟南府重脩舜廟碑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於天下萬世者固宜為天下
萬世之所崇奉如濟南府之有舜廟是已舜耕於歷
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
後人因以立舜廟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辯獨舜以
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
廟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菲才濫官山
東憲司嘗進謁廟下因追仰聖道於數千載之上今
去濟南垂三十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

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廟，歷年滋久，木瓦腐漏，殆不可妥。神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山東，因謁神廟，見其圯剝之甚，退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既立祠宇，以致崇奉，而乃弗治，如是幾於慢神矣。盍圖所以新葺之。于時歲值少豐，不可興事。又二年為天順四年，歲既連稔，民生亦紓，於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知府陳銓才可集事，俾董其役。銓量材計工，皆取之帑餘，在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廊廡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廣壯固，皆有加於前時。且擴其隙地，繚以周垣，樹以名木，幽邃清肅。允稱神栖，始事於是歲之正月踰月而工訖。由是官民小大咸愜瞻依，斯後也。寔乃崇奉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刻之石，以垂諸後。瑄因念數十年前既嘗謁聖廟而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為大聖者，以其為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禹湯文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之法實皆溯其流，是其功被天下萬世者，曷有窮極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

風然則是廟之新匪徒崇聖道於往古實有以仰若
聖朝為治之意是誠大有關於世教也遂書其事俾
刻之

東嶽泰山廟重脩碑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大典禮大
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歷年既久類多圯漏弗治先
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
復以其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脩葺于時都憲
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
撫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

俾濟南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州
以謂脩葺嶽廟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
省民財重民力為本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
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
木之巨細與其他脩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
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董役
者亦因其意不亟不徐功日就緒始事於天順庚辰
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
悉皆完治不陋於前不侈于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
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於瑄惟

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為先乎如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為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通能興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道學不傳幽明之理不明於天下邪誕諂妄之說日作於是有封五嶽為王者而又有封五鎮為公者有封四海四瀆為公為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號人其神名既失正神豈顧享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有天下之初即稽古祀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於嶽鎮海瀆諸神曰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訛隆復古制其所以達幽明之理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斯世垂法將來而為萬古不易之大典孔子所謂正名者於斯見之猗歟盛哉今東嶽泰山之神為衆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弗治又俾所司以

時脩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
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之丕休
顯命而致謹於大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
宰幹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斯存柔行剛峙川洪
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嵒太虛磅礴厚地匪魯
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守石甘雨
八荒功旣載溥厥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
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
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
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荐起儕嶽于天紊三
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丘絕僭誕率循大中嶽鎮
海濱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願
石刻述理纂辭以示無極

韓城縣重脩學碑

韓城即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為今陝右大邑邑
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既久皆有弗治
處河南湯陰王鼎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旣勤庶務尤重
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圯漏者
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
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脩葺焉土木蓋瓦

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
訖工廟學既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
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
不以學政為先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即理理無
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
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
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
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脩有若
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
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子孟皆
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漢唐
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
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
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
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
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
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
咸重斯道數申敕天下以時脩舉學政勿俾廢弛今
韓城王尹祗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為生徒者其深

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濂洛關閩之學以上溯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為者無不盡斯於人才風化有裨於萬一而於王尹之興學與有辭焉於是既叙其事復詩以系之曰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既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是資道體於穆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畀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兩盡斯復其初夫向前季性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是崇茲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勗無斁

蒲州廟學重脩碑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闕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

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之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後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後之成也

咸願有辭以鏡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

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
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
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
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
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
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
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
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
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政有實効矣於
是旣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惟此蒲學守克新之
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
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必專精
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
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
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
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
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
正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
于以表章予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

政既理治最哉明誠聲實永世

安邑縣脩孔子廟碑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即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庭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於內外列聖相承咸重斯道今皇上治洽重光允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二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磬乃祇若上命以孔子大成殿及門廡皆歲久圯剝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興事撤去棟桶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坳埴堅緻以至繪彩無不完飭又一新聖賢之肖像既以是月興役不亟不徐至八月工訖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相與言曰是役也寔楊令祇若上命克有成緒不有所紀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鐫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卑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崇固無間然漢唐歷代亦皆以崇舉學政饗國長久惟若秦之廢學政焚詩書其効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既正聖賢之祀典教人之方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溯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為光明倫為本而異端雜

學皆不得以淆乎其間是其學政又非漢唐歷代可
擬今以安邑一縣楊磬能舉學政觀之則自畿甸以
達方岳為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舉其學政而
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陶聖賢禮義之澤皆
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
於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矣楊磬
陝西靈臺人丁卯舉子涖政有能稱學政充其首者
故咸願有紀遂次第其事復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
賢是栖縣歷歲久圯剝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
在守臣孰不悚靡楊令安邑惟祇惟承乃作周廡乃
新大成爰及門宇無不崇舉有翼棟梁有堅礎礎延
於肖像聿克就新高宏儼肅允稱典神濟濟士子爰
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天理有造其德進釐百工罄
竭忠藎仰答盛明匪圖榮肥式篤仁義庶學有光垂
實永世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
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
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
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
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得母齊氏生四

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即理公少有美質大父母父母特愛之遣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為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也享年四十又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大夫人已卒大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克來獨母孺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革公初娶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為之嗟嗟乎崔公

榮澤令張宗原墓誌銘

宗原諱本姓張氏濟南歷城人祖子敬父直卿咸以善人稱衍慶種德以及宗原宗原生異凡兒其父尤器愛之遺充郡博弟子員即刻志務學兩經師授習舉子業兼明書春秋經在庠序時固已見稱于人丁外艱家居平原令禮延訓諸子弟洪武二十六年遂以春秋魁六郡士明年疾弗獲預試春官遂入太學益師友天下文儒之選者以廣其學三十年中乙榜授山西應州學正宗原以師道自勵率五鼓而作進諸生誨以務學成已成物之道正身率下嚴毅清苦雖隆寒盛暑不少易其勤厥後北方罷學改署浙江奉化縣學其教人如在應州時固無怠永樂紀元仍任應州學正五年編管薊之豐潤宗原雖居畎畝中恒以士節自持不少貶以求合簡出入正容體雖市井負販望之知敬有所不合者亦知其為端謹士而不敢慢易也居數年志益堅行益脩名益著有以宗原應詔舉者遂起自布衣賜冠帶往使川蜀未幾丁內艱服闋擇授河南滎澤令宗原時年已六十餘矣以其素所蓄積施于為邑正己以束吏行恕以及民驅游惰悉歸之南畝治奸民告訐尤無狀者中州習俗男婦無目者多彈琵琶道鄙俚歌揚載道男女聚

聽通宵不止禮度悉愆耕織或廢宗原立皆禁絕瞽者皆去境內風俗頓變宗原尤重育才時就校庠令諸生執經問難從容教語士皆知奮宗原始至人疑其拘儒迂執不閑於政而不知明體適用正儒者事宗原能推行之不數年邑里富庶士民信服正統改元宗原朝正京師因引年還鄉里時從士大夫同休致者徜徉里閭衣冠偉肅鬚眉皓然後生小子莫不望之起敬郡邑士子或執書史就問其門者甚衆而藩臬大臣亦皆禮下之都指揮李公進武而好儒時延宗原于家講說春秋大義泛及古人臣之盡節盡

忠者李公聽之欣欣忘倦而士大夫因是以重李公云宗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於乎士於為學或不得其方以至終身顛倒迷繆鮮克自立者往往有之宗原乃能自少至老於學獨得古人之遺意為師而能淑諸人為邑而能惠於物卒至完節歸老於家其事歷考殆無可憾哉宗原娶王氏生二男三女男曰顥曰頰女皆適良族葬得期曰某年某月某日卜得地曰某山某水某原李公以其子狀來請銘則為之銘曰有學有行有事有業壯仕老休旋履罔缺考終耆年歸于其穴鐫石幽墟以著永

極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太原陽曲人其上世多顯者以譜牒散失莫考其詳獨孺人之父能甫卓卓有立克世其家繼善儲慶實鍾孺人乃生而端秀少而靜淑長而孝慈姆教不勞而婉婉能聽女工克巧而績製惟勤以至佐長者視事親之具禮相祀事女行細大靡不能勵及笄擇所適得縣人朱守益乃故家子遂以歸之孺人入朱門饋禮既舉公姑胥賀婦道日脩長幼咸悅尤能以勤儉相其配故家計雖裕而費出不冗鄉

人有匱乏來假資於守益者孺人即罄所有以助施予雖求者屢至無厭色遂得享有多福子女蕃茂孺人又能自其嬰時悉教之以正其長子綏者生有美質孺人勸守益遣之就學既入郡庠孺人夫婦尤能嚴家庭之訓不數年綏果以學行有進登名薦書游于太學今皇上在潛邸時慎選官屬綏為吏部所推擇即授典寶未幾守益即世孺人哀毀若不能生者乃率諸子盡悴以襄葬事遂絕膏沐屏服飾者數十年益以禮義善道誨諸子使永守益之慶而光朱氏之門綏既服除上特陞湖廣道監察御史僅三載又

陞大理寺丞因得以御史秩恩勅贈守益如綬之職
孺人受今封命下綬即具冠服往奉孺人榮溢家門
懽傳閭里而孺人逝矣孺人生洪武己未沒在景泰
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孺人生四子
長即寺丞君次日旺日綬日纓女一人適邑人高名
孫男七人曰瓛曰瑤曰璘曰璵曰理曰琮曰瑤瓛中
癸酉鄉榜寺丞君聞孺人訃歸謀葬事乃奉其友刑
部侍郎周君之狀纍然喪服來請曰不肖孤卜以景
泰五年三月某日祔葬母孺人于新村先子御史公
之塋敢乞銘則為之銘曰有令女德惟孺人是持有
良厥配惟孺人是歸有繁厥子惟孺人是儀女婦母
道惟孺人咸宜故能享有多福而考終于期茲孺人
之安藏鐫幽石以永貽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孔公墓誌銘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娶曹
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
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
積行隱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
美質其父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子業中永樂十
五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

縣未幾以事至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訖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荷寵賚值浙江黃岩有健訟者構捏齊民三千人相聚譸張為非公奉勅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皆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註連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勅清理江西軍伍九年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按

察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蹟相率訴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涖事後以事至京師景泰紀元今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陞大理寺卿俾奉勅鎮守紫荆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弛置得宜關備大飭內外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興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召公補其缺次年為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詔如例遣官諭祭脩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戌五月初七日卒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

公娶陳氏生子男四曰宇曰宗曰宙曰宏女四孫男
三公性資溫厚居家孝友接人謙和於世利澹然寡
嗜好既力學尤通吏事登科為名進士治邑為賢令
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鎮守邊關事功就緒入貳秋
官庶獄明慎其行已歷官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
朝荷國家舉推恩之典贈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公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
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三世疏封之榮公既沒又
荷聖朝褒恤之典諭祭有文窀穸有造其可謂有光
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子宗將以其年月日奉公
柩葬于某山之原乃奉公狀纍然喪服來乞銘則為
之銘曰有璞必追有木必材孰人之瑰而用與違君
惟其魁孔牒世輝有胎有胚有敷有為所持不回所
職不隳所積既微所成惟丕祖考遠綏嗣慶世纍甲
子訖推幽銘永垂

故沈彥正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本字彥正姑蘇人也沈之先出聃季代
有顯人歷宋齊梁陳隋唐尤盛在梁有沈約者文學
伏一時仕至侍中蓋君之遠祖云厥後月湖仕宋提

刑庫官階迪功郎於君為曾祖月湖生正鄉仕元泚
江仁和縣典史正鄉生君考諱原業儒不仕君少以
行義稱嘗構雙桂堂率兄弟以奉親親沒每至葬所
輒攀松以泣已而復為瞻松卷求名公言以揄其志
君昆弟二人已為長嘗喟曰吾先世聞人累累逮先
君子雖斂德不耀而所以望我後人甚鉅吾以經紀
門戶事於文儒業已無及幸吾弟慧而敏誠使其有
立以紹先志吾可無憾俾其弟贄郡先生以稟學焉
其後果克成就如君所謂君於逢掖士尤加敬延賓
客必豐殺盛飲極懽而罷家頗饒貲人以匱告則周
之無吝色在鄉里能卑身遜言以下人故尤得衆譽
咸謂其善行出於資性云君娶馬氏生四子男二人
曰旒曰女二人曰淑清淑安皆適良族君享年六十
十有五以疾卒于京師文明之寓館子旒奉其喪南
還道過滎陽時君弟復方為滎陽令旒而辯始由貢
士知湖廣蘄水後調是邑以君之沒於外哭之踰時
而哀遂卜葬期曰良卜地亦惟良乃泣而謂余曰吾
兄將以年月日歸祔于吳縣太平鄉薦福山之先塋
吾縻于職不得親視其窆悲曷可勝敢以狀請子銘
銘曰允矣沈君不華以質行由內脩善斯外及有弟

孔彰有嗣孔立甲子一周五不滿七與化廓然可謂
無戚言祔先塋言曆玄宅礮石鏡詞以著永極

故處士楊君師魯墓誌銘

處士姓楊諱曾字師魯世為河津舊家其大父天賜
官至監事家牒不存莫考其詳天錫生三子曰元曰
亨曰利元無子亨仕元國子學錄生希先仕元絳州
學正利生二子長繼先次紹先生二子曰曾師
魯曰侃師冉師魯即處士也處士生而資質端重不
妄嬉戲少與其弟學益進聲日彰駸駸有仕進之漸
處士曰弟為忠兄為孝各行其志可矣乃退處龍門

之故居日以省視先塋飭敬時祀教誨子孫為事未
幾其弟師冉果以學行貢諸南宮初授湖廣黃州府
教授就陞推官處士兩寓書戒之曰天地間生人至
衆能享官秩者幾何郡庠風化之首府推理刑之司
二者皆匪易職汝其勉之其弟克遵教戒遂以文雅
明慎見稱於時而卒遠悔尤以終其祿於官次處士
享年五十有終於正寢其配劉固無恙處士二子
長曰峙次日女人皆適良族處士歿後年其
子峙以内外教謹又克進於學遂中永樂二十一年
鄉貢進士因念其家世積行之深先人衍慶之遠而

已得藉其餘澤而獲薦書之光榮獨墓無刻詞大懼
不任顯揚之意遂述其行來徵銘於余銘曰有浚其
源有引其流謙謙處士讓顯樂脩進退兩榮於行為
優後嗣本德銘以闡幽

侍御趙君墓誌銘

君諱寬字子裕姓趙氏河南汝寧人高祖誠贈開封
府知府曾大父志善贈吏部尚書大父好德吏部尚
書父毅工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惟君先祖考四
世生仕沒贈皆顯有名位蘊善積慶以及君躬君少
而聰穎長而俊爽壯而恢達讀書為良子弟登科為

名進士列官為才御史其所勵操揭行惟先德之忠
孝是肖是嗣推其心蓋甚將有為而皆弗克自必也
饗年四十以宣德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京師厥
配謀以君之柩歸適君之弟敏來遂以君之柩歸卜
吉於宣德七年月日祔葬於鶴莊之先塋君所娶尹
氏生二女一男女素英桂枝男通兒君於兄弟為次
兄曰恭弟曰信曰敏敏好學而文與余為庚子舉子
君與余為辛丑進士敏以余與其兄弟皆同年且相
好也遂狀其事來求余為銘銘曰或衍其源而不昌
其流或豐其才而不騁其游命實尸之銘以慰幽

山東按察司僉事楊潤妻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秀瑛姓陳氏山東按察司僉事楊公伯玉之妻江西瑞州府高安處士仲同之長女也孺人之生淑慎端靜天性孝友雅異凡女處士為擇所宜配得僉憲公之賢又為同邑遂以歸之孺人入門恪脩婦道既逮事僉憲公太夫人趙氏至事其舅松溪處士如其父事其姑吳夫人如其母處娣姒如其弟妹而又以砥節學力惟僉憲公是贊是勸楊氏閨庭雍睦而整肅僉憲公業脩而行立者孺人皆與有助焉及太夫人松溪處士吳夫人相繼沒先後孺人相僉憲公治喪祭如儀良多鄉邦尤稱道之僉憲公既釋服遂由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值國家舉推恩之典遂贈松溪處士如僉憲之職吳夫人與孺人同封于時孺人從僉憲公官居京師有貨獄者窺僉憲公出密齎白金百兩來懇孺人孺人遽命其長子蕃執送官卒正以法宣德四年僉憲公脩職舉事有聲繼又荷國家推恩僉憲公進秩奉政大夫而孺人已病矣孺人疾既革適其子蕃至自江南是夕卒正統二年十月日也享年五十有三矣孺人生子男曰蕢曰芾曰蔚與蕃為四人女二人慕貞

永貞皆未適人孫男曰顯孫女曰遇真明年為正統三年僉憲公命蕃以一舟載孺人柩南歸將以是年月日葬於其縣萬石鄉道士岡鳳山錦水間從趙夫人兆次乃狀孺人行實求為之銘銘曰於乎孺人為女賢于父母惟德之貞為婦宜于其家惟德之馨故有貴於夫而命服在躬有積其後而子孫繼承有考其終而歸于窆封是宜銘以掩幽而永著厥聲

故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墓誌銘

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致仕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卒於其家之正寢八月初吉其長子鼎以公狀遣

其弟鼎來乞誌銘葬按狀公諱廉字惟清世為陝西西安咸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思忠祖恭諒考秉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生公有美質自童穉時已不好戲異凡兒父母鍾愛特甚方十二歲即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二領永樂癸卯鄉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次選擢刑部照磨未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聲調蒲州判官用保陞知州事蒲為大州事劇難治公既正職蒞事乃剗刮積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有檢飭條法教民作業以時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

而集極力扶植柔善於豪強則重加繩抑不少貸充
知爲州急務脩舉學政如有不及寅恭祀典壇場祠
宇悉皆脩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事以擾其屬縣
予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然無事惟聞誦
讀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游惰耳
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父母俱
康強乃迎致就養極其娛奉及二親先後沒世俱葬
祭盡禮又可謂能其子矣公丁內艱時蒲之軍民合
詞保留又可見其爲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
五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朋舊過從爲事他
無所勞其心又可謂能安於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
子曰鼎曰鼐曰彝鼎嘗從予學中癸酉鄉貢方待會
試于家女三長適咸寧士人傳珍次適蒲州守禦正
千戶石洵季適千戶孫達享年五十有七三子皆在
側鼎洎其二弟以是年九月初三日葬于韋曲從先
兆也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可銘已銘曰
或早其發而疾其萎或惠在人而不及私或豐於前
而嗇其垂不萎於早不偏於施有躬其裕有後其貽
胡終無憾公其咸之

墓表

汾陰阡表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即居之鮮有徙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十百家沒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累累焉我先考教諭公既卒於河內官次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為宣德元年遂以正月十一日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窆啓先妣齊氏柩以禮祔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竊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藐末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既相繼即世而欲以微祿致滫瀡之奉固皆無及

是以獨居靜處追慕音容展轉歔歔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其親而不能自己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毆陽公之表瀧岡是已顧小子瑄曷敢自附於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於悲思繾綣之餘而不能自己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撫取先公歷官行已之詳叙次如左先公生於元季甫七歲先太父即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既而以選拔為縣庠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子集諸書

時國家肇運興創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於冗衍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於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充為舉業即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為之剛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即領薦明年為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先公以身率之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引入叙立於丹陛內百官退乃退太祖高皇帝嘗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道焉凡三閱月仍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隳弛無以稱育材意乃擇諸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為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資使進於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為諸生盡所以誘勸磨礱之道或至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者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改官

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絕遠時瑄輩皆幼先公携持以行水陸間關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穫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絕官無解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已守約一毫無所私於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貧淡以助其廉於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絕惟於民事則盡心焉若飢渴之於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采從

舊明年冬復任滎陽舊生卒賴成就而資任用者比跡相望任滿移官玉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固無怠人才亦不減於昔九年為永樂十七年徙教鄆陵丁先太父憂去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為河內教諭到官未久 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輿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干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於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澹

寡欲幼即不妄嬉戲在庠序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禮自持交友未嘗至於變色每休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咸接以敬讓無毫髮矜傲態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為首其在元氏迎太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資一錢尺帛皆歸之太父母室而已無私積於宗族尤極念恤於子孫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身極儉一毳襪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於滋味衣取雅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粗朴而不求華巧衾褥用大布為之不厭所至解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飭雖或支撐隘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問有無惟於為學為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衆會集或縱酒喧嘩已獨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鷄鳴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為學以正心脩身為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牕曰暴怒猶有亦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不食以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顰蹙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而乃如是其為學以仁義道德為本析經義以先儒氏說為主為文詞以理勝而不為浮靡論道以三

綱五常為大而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為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見矣重以太父母義方之訓培於前先妣媿德之賢助於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尤永終官祿歸祔先塋誠所謂善始善終者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仕即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旣無所報用敢僭撫歷官行己之實流涕頓顙表於墓次以明我先公承休於躬衍慶于後者尚未已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思永永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本云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墓表

處士牛君墓表

古有司寇牛父微子之後也子孫因以父字為氏而
牛之姓實出於是隋之弘以德量稱在唐幽國奇章
公咸階峻顯堪以太學生為昌黎公推道見諸文宋
臯以勇畧為鄂武穆部將牛姓著聞者代相望史不
絕書今處士興父福淵大父尚輔尚輔之先世居山

西潞州有仕至樞密使者代遠不詳其字與世自牛
父逮處士亦不知系自何出至處士大父始居鄆陵
遂為鄆陵人比三世皆積善行義迹跡丘園處士娶
柳氏女生子男四人曰忠曰麟曰景曰良女四人良
最季處士視諸子中惟季質魁壘且性開敏宜有立
遂遣充學官弟子員讀書日有聞中求樂某年鄉舉
入太學益廣所聞見天官才之上其名於朝授西安
府同知侃侃有操施能舉其職人皆服處士為知其
子處士雖不治章句業孝友樂善出於其性子季旣
業儒餘三子家居處士教以孝弟和謹戒以勿崇貨
勿刻貪服事唯勤厥敷菑不得惰荒嬉慢處士尤急
人所無傾囊倒廩無吝色人有負處士者必自引咎
弗與之爭以故家庭閭里咸服處士之篤於行子季
之為學也處士必使嚴其師擇其友專精其業凡伐
性敗德隳業之事絕使不為良之為賢子弟為才舉
子為名太學生初仕而得佐太府貴有大夫之秩固
皆處士之善教且積慶自其先世來者遠且長而始
發於良作善之報耿耿其不可誣福淵娶于氏生三
子長處士尚輔娶李氏生五子其一福淵也處士四
女皆適大族士人處士與柳氏先後沒俱葬其先塋

良為同知之五年距處士沒若干年矣因念處士墓
表未克刻無以顯揚其祖考之潛德懿行以垂示於
後人乃詳其世次行實可知者以書投河東薛瑄求
為之辭用稱薦述之意則遂剛取其書之所載者刻
之墓道俾牛氏子若孫得以覽觀皆知其蒙慶澤者
其來有自且永永無怠於為善以思嗣續其世云

訓導趙先生墓表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初
六日以疾卒于家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峨嵋山之先
塋明年夏其子駉以先生狀走河津求為表其墓謹

按狀先生諱耆鼎字玉鉉世為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
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于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
生生有美質少即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
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
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
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
司得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脩者以補其缺
先生時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隴俗獷
悍諸生事孤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
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

目進而仕于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
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怠九年丁內外艱起
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脩士子賴其造
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
踈遠紛囂安靜自願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
為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
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于其門者相屬焉先生娶
楊氏生子男六曰馴曰駟曰驥曰駿曰驄曰驥馴傳
家學以易經中永樂丁酉科鄉舉先卒餘皆紹其家
業無墜女一人適良族孫十人於乎先生為子而能
肖其親為師而能淑諸人為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
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
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剛取
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
觀焉

贈文林郎後軍都督府都事李公墓表

公諱士成姓李氏世為定興人大父伯通仕元為保
定路總管有惠在人父欽甫亦仕為路官家牒散失
弗克詳其秩次行實公名家子生質淳茂能脫去貴
習恬於紛華乃優游鄉里適意山水田園間日以整

齊家法訓飭子孫敦美俗化為事公有治人才斂而不施獨成人之善急人之厄周人之乏若饑渴之於飲食為之終身不倦里閭翕然尚其義公娶邑人劉氏女生子男二長福次祐公嘗曰祐子守吾家者也福子可教遂教以讀書綴文服勤儒行稍長遣為邑庠弟子員使從善師友游以卒其學中永樂某年鄉貢進士初任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後知滎陽縣改任都督府都事于時公洎劉俱已沒世若干年矣值國家舉推恩之典勅贈公文林郎行在後軍都督府都事劉贈孺人咸以子貴福都事官滿任大理評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福之次子俊任定興訓導九年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於乎有其具而弗克試施其德而不饗其報者必顯揚於後而鍾慶於子孫此人事天理之必然公有可用之才及物之惠乃獨蘊而不出種而弗獲逮其沒世未幾果克顯受聖朝褒贈之恩榮貴泉壤光耀鄉閭而其子若孫又皆以文儒致位風紀兩秉憲節內外相望天於為善之報孰取其不可誣夫邇其流則知其源之有自以公之子孫咸克衍其流之長則公之承祖考之餘慶者益可見其宏深而有本是宜表見其潛德幽光以垂示罔極以

為行義積善之勸云

趙孟周墓表

有於其親沒之久於凡祀事既以時脩又念其親之
生平行義著於家庭著於鄉邦歷歷在人耳目者不
有所託以圖不朽將與歲月俱遠終於泯泯無聞矣
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人而欲顯揚其親之善行
於無窮者皆出於降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夫何
間哉粵觀漢唐宋以來凡官居野處之人欲顯揚其
親之名者必求立言之士述其行實勒之金石以耀
無窮所託以圖不朽者宜莫過於君子尚之蒲州
趙仲博其始得姓為趙城人遠祖有世昌者始家於
蒲歷漢英良甫三世至君卿為仲博曾大父大父文
簡生孟周即仲博父也仲博於孟周既沒能脩凡祀
事不怠又欲圖垂其親之名於永久乃走河津進薛
氏之庭拜而泣且言曰仲博蒲之編氓也雖世居田
里而凡供民事無敢後今竊有請焉吾先人孟周承
先祖之業日累月益家計日饒然能不以利自專人
有匱乏不足於用者即斥其餘以周之無吝色有貸
其物不能償者往往拆其券性尤孝友謙恭在州里
接少長貧富一以和不立崖岸有纖毫乖爭意與朋

友交游酒食過從懽笑無倦全交道始終至白首無
間言又嘗遊天下名山川陸走陝洛襄鄧梁宋鄒魯
之郊舟泛江漢洞庭彭蠡淮泗之波老而歸子婦羅
列家庭養無違意杖履東阡南陌朋儕童稚追隨倘
徉嬉遊以樂其樂竟以壽終於永樂八年正月十九
日葬於城古庄之先塋逮今四十年矣雖報本追遠
之祀勉脩其一二尚念其行義著於鄉閭在人耳目
者未有所託恐遂湮沒無聞於後懼莫大焉竊聞先
生篤古而文者倘畧其愚且賤而憫其區區不能自
已之心辱賜之言以表諸墓庶先人之善行有所托
而名永長存幸莫大焉余按仲博之言其父孟周為
蒲之善人行義以沒世仲博旣脩凡祀事不怠又圖
顯揚其父之行於不朽所謂降衷秉彝之心於仲博
見之遂為次第其言以表諸墓俾其若孫皆知孟周
所以承先貽後者一本於善庶有以繼承不怠益行
其善於永久云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
于河南汜水之官次又十五年為景泰元年始克表
于其墓先生諱原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丘之後

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於其世者代有顯人以
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
仲遠父思明比三世皆積善行義於鄉里種而不食
其獲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
異質知其必有立也遂遣游庠序從良師友以開發
涵養其心性時未幾學識驟進不凡流輩咸推服以
為不可及後以明經入太學益考業於明師儒且得
盡友六館天下英俊之士聞見日益富聲稱日益著
值選學行有成者分教四方學校先生遂有山西沁
源儒學訓導之命先生既至官喟曰官無崇卑顧職
所盡何如耳且天下莫大於道訓導為人師師道在
焉道有不脩何以盡其職乃克其學以道自勵早夜
懇懇以啓迪諸生者皆經籍所載聖賢所傳三綱五
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由是學子
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為最後調閩
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鄭州郡庠皆以
舊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秩
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留以卒業詔許其請竟
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六矣汜人慕先生之德教者
不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

泉鄉之原復留其家占籍於汜焉先生既有美質又
充之以正大之學歷教五郡邑將三十年無倦之心
始終一致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
官躋仕途著聲蹟於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
忝於師道而能盡其職矣先生信道既篤安於所職
無絲毫自貶求人知薦意性復樂易寬大接人洞見
表裏坦然明白不為防畛崖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
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
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延欸連日夜不厭急於行
義嘗斥其餘以賙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
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全亡召其子以金
還之鄉人孫景原戍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
骨并妻子以歸嘗道經睢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群
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
以給食伐者將至鳥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問
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
拜槐得不伐羣鳥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甚多此
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也嗚呼先生自其曾大父
以來皆積善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
益衍先世之慶又位不滿德而以教付厥子其長子

鑑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三子鈍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銓為主事三年例得推恩於其親於是勅贈先生如其子之官其配呼氏贈孺人光寵赫然動於一時先生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夫惟所蓄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子典教滎陽其地介鄭汜間余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沒于覃懷官舍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遣銓後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於墓左以明先生所以承休於前而貽榮於後者皆本於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永永嗣服無替而世之人亦得以有所觀覽興起焉

故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何公墓表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閩人遠祖諱瓊者仕五季之周為尚書僕射瓊子輝為屯田郎中始家金谿今為金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啓大父諱宗哲父諱秉煥號綠水翁比三世皆脩己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二子長即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八歲即遣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

學子弟可充增廣員者得公大喜即拔登邑庠時年十五矣公遂從孟司訓授書經益肆力於學比弱冠已自習熟諸書世所謂舉業者綽有餘力間為古文詩章允渾厚清新有作者步驟公試鄉舉一往即中前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公以謂貴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故折獄於庶政為大於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如辯冤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值朝廷選刑官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公首被推擇得閩浙公既奉勅以往雖山郡海邑惡瘴狂颶有所不憚必親至其地為疏理其繫囚二藩既大以遠人得昭雪而蒙其惠者甚衆公竣事還未至而已馳聲京師適歷官三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之職曾氏封安人公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得恩賜白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慶孝義動於里閭正統三年公為廷臣推舉陞廣西按察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攻甚則彌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於餉運公於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猺獞雖蠻性亦知畏服因得減征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構訟輒

為壽張詞不可究詰動引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偕
奉勅郎審錄所部繫囚其勤慎如在閩浙時夷獠積
年久滯之獄咸得伸理既而下綠水翁憂營葬一如
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年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
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時大
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繫於守將公常巡部
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
來事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復丁曾安人憂
歸家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謂山西邊事方殷古
有金革變禮之制宜奪情何其以任事詔從所請公
復官未逾月詔陞陝西按察使公既屢更法司事任
益詳閑於大體洞達其細微及長外臬司凡端澄聽
折表核刮剔之政以次行之令脩於庭戶風行於方
岳事方就績竟以暴疾卒時景泰三年正月二日也
享年五十有六矣公初室李氏繼室徐氏封安人俱
先逝今室楊氏子男二曰步勲步恩女一人皆徐出
也孫男二曰源曰溶公在陝西不以家自隨既卒公
之子步勲自金谿來奔喪即奉公柩歸以是年十二
月某日葬於其邑之某原明年為景泰四年七月步
勲以吏科給事王君所述公事狀來南京謁余求表

其墓余猶記往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即勸邊
將協和共事者其一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
公又語余曾為執政者言當起退休老成者某等用
之於乎使此三事得行於時其有補於世亦豈小哉
且公自為學歷官舉職忠孝大節灼灼著於當時者
固人所共知至於與余所論三事又其所蘊而人未
知者余既述狀之所載并附余之所知表於隧道之
石俾後之人知公之已試者既如彼而未用者尚未
可量也

故奉直大夫絳州知州王公墓表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績沒之四年為景泰四年
其子佐奉汝績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
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為金谿場官因
家焉今為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
比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
凡兒處士識其他日必有立自童時即遣從邑庠良
師友讀書砥行為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脩不
怠比長通習經史子集優於舉子業永樂庚子江右
大比一薦即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
以師道自勵勤於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

年教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在周為晉國在漢為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陘民繁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於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脩孔子廟益廣學宮篤興禮義教養具脩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夤緣為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糴棗諸物任民所齊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公禱諸正神虫害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即掩捕如法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細者可知公在官九年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固止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跣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於洪武丙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即佐也為

縣學生二女皆適人公在絳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聞公訃哭泣喪明妻貞子孝又知公之教行於家也公爲人性坦夷不爲防畛篤於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文山東惟視其優於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榜於是年舉子爲多必以公爲能因言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絲竹惟禮飲終宴不譁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爲難有才而驗諸設施爲尤難公之才見於教人治民灼有成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旣按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於墓道以告來者

故處士顧君伯常墓表

夫士君子之積善行義者不於其躬享厚福於當時必貽慶厥嗣而獲顯揚於後世此理之必然也處士顧君諱秩字伯常別號友石世爲常州江陰大族處士曾大父諱仲約妣許氏大父諱壽之妣陸氏父諱誠號晚節翁妣楊氏比三世皆以夫良婦貞齊內明外著聞而又皆能斥己之餘周人之匱施惠利於鄉

里至處士通敏夙成端方性稟守三世之家法而擴行之不怠其配邢氏茶溪隱君子邢履道之女織紵組紃裁製凡女事無不勤熟而又以其餘力兼習孝經列女傳等書粗通其大義自歸處士盟饋而舅姑胥悅脩行而婦道有聞克相處士事親奉祭致謹致孝處宗族隣里禮意踈密隆殺咸有節序處士所以益大其家者邢於內助為多處士旣累世行義不怠遂鍾慶于寺正琳琳之生質厚異凡子處士早卒琳大父晚節翁識其有立遣充校庠弟子員且俾從良師友朝夕講習書史啓迪磨礪以益其學厥後琳以學行有聞充貢太學歷事內臺吏部以其習於法律即除南京右寺副未三年遂陞署寺正琳之讞獄能別白其情而行以平恕三年考滿來京將有推恩之命以及處士與其配琳間持其鄉人何太守所為處士狀謁余且泣而請曰琳三歲先妣即世十歲先考亡時大父晚節翁尚無恙則誨琳曰汝父卒時嘗撫汝曰吾家世業儒而未有顯者吾命今不永汝宜自勉力學問以圖顯揚吾地下庶無忝所生汝宜無忘乃父訓琳時雖少已自能記其言逮今二親沒世已四十餘年矣琳不肖奉遺教敬懼不怠粗得紹家緒

以學以仕而藉餘慶以有今茲之光榮雖有斗斛之
祿欲具朝夕之養而已無逮每念鞠育之勞訓誨之
切輒沈瀾弗禁罔極之恩欲報無所獨念古之人有
弗克遂榮養於生前者尚圖發揚其實行榮名於後
世不有善於辭者莫克揭其詳琳不肖將磨貞石以
刻其事惟先生不鄙而辱賜之言得表諸墓道使沒
者有知亦將無憾於地下而顧氏之子若孫覩茲刻
者亦得以知承休委慶有所自敢再拜以請余謝之
琳請不已則以謂非前人之善無以貽諸後非後人
之孝無以光於前若琳者其先世旣累積行義自家
及鄉深厚悠遠所以貽厥後者固有所本矣及始發
於琳以儒業致身廷平駸駸乎膺仕乃能深念其二
親之早逝欲纂辭鑽石以發揚其潛幽又可謂能盡
光前之孝矣遂按何狀次第其家世積善之實俾琳
刻諸隧道之石以表著於人人以觀示於子孫以垂
耀於永久庶少慰琳追述之心且使琳繼今以往覩
茲刻表又當益永孝思益勵名節期無忝於乃祖乃
親而益振大其家聲云

故處士楊禮墓表

凡人子能孝其父母者已鮮能孝其大父母者為尤

鮮陝西涇陽縣儒學教諭楊潤中景泰癸酉鄉貢天
順四年中禮部乙榜授前職既分俸本貫以養其父
母又迎其大父禮至涇陽官舍娛奉孝養幾一年復
求重慶堂文於余以紀其事及禮歸天順七年二
月初六日卒於家享年八十矣其子興既以禮葬之潤
追慕其大父之恩不已意謂為孫者能揚祖之名於
後世不使與草木同腐庶幾古人之孝於萬一乃狀
禮之家世行實并致書於余求為表其墓潤嘗從余
學因嘉其篤於孝如此義不可辭按禮之父志文元
大都人後徙河津遂為河津人志文雖自他郡僑寓
以為人好義故無憎疾之者所娶孫氏生禮禮自少
謹厚承順其親無違怠及其考妣繼沒葬祭以禮鄉
間稱之禮既自立行已以質直朴實鄉隣有爭者來
質則喻以是非各知曲直感愧而去及年既高又有
德衆推為耆老每歲有司舉行鄉飲邑大夫必延以
為上賓潤方童稚時資質可敬禮遣入縣庠從師授
春秋與朋儕習舉子業克有今茲成立鄉人皆以禮
有知孫之明之所致禮娶靳氏亦柔慈勤儉相禮成
家先禮一年卒所生一子二女子即興也女一適太
學生臺春興娶張氏生六子長即潤也次滋次澄次

濟次浩次瀚女三人皆適良族於戲禮上承考妣之志下享子孫之養克終天年禮葬原域可謂無憾也已遂述其事以表其墓以示永久以伸潤之志云
行狀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行狀

公諱碧字仲玉姓崔氏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隱德不仕太夫人齊氏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叔璘次理公生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幼有美質其大父母父母遣入縣庠讀書習舉子業中永樂十五年京闈鄉試卒業成均登辛丑進士第

宣德初授交趾道監察御史當官謇謇有能聲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正統二年為廷臣薦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南道勾稽文移欺瞞滯弛摘刮奸猾巧詐中傷大肅以威而以寬濟之民吏咸畏服四年夏蝗生所部公行視督捕立絕時大暑爍蒸遂感疾歸藥石攻砭百端病勢不可敗公病中念太夫人既先卒大父暨父母遠在故鄉且俱老不可見因遣理往迎之獨齊孺人來公強疾迎郊外相見哀感流涕疾益增劇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正寢公性孝友喜賓客雖貴不忘故舊故其

卒也皆痛悼焉公先室張氏繼室劉氏泰州同知浩
之長女公存日嘗謂其弟理曰以而子善聚繼我後
公歿理如其命公父封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
封孺人先室贈孺人繼室封孺人俱以公貴葬有日
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事狀求作者以圖不朽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鄉後學沁水張銓重校梓

箴

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
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
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
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
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日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群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騫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織失曷從降有衆人
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
希之之要改過為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
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
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慝白亦云有覺
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

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
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為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
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
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止肅明聰或動或靜
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
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
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
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
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
學開示群迷敬為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
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
莊而不失於怠隳斯實内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
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盖必有事焉而
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盖中虛無
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
以為宗慨彼前脩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

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為學徒
侈華博究厥本真久矣哉斲一日大覺前為可羞蓋
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未既陳期
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遠是以作易
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
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焉日嚴乎
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
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
立法憲天仁柔義遏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
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
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
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惟刑弼教聖所欽恤
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
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于茲靡平靡燭
戮紀瘵官齎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
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寃曰無寃民

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成
敬勗我人

銘

天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為心蠹賊大哉孟氏
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
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
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
豈無肥旨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
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
其將何為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為義不專所
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
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
如厭糟醅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
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願勿
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為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

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
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
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
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間毫髮
靡懈頃刻于茲卷舒于茲語默慨彼前脩瞻望靡及
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
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
豈曰高山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勗無斁

恒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
旦夕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
雷風法義有恒師孔恒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已
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
爰自筮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跡
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
允于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朝推耆碩啓沃經筵
忠忱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
繫公之賢惟恒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
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倣
匪曰高山恒齋是仰

思儀堂銘

昔有令伯祖母成之更相為命以孝以慈百世之下
人感其詞嗟哉陶君災屯少罹怙恃兩失子然孤遺
皤皤祖母收拾保持就燥避濕驚癘渴饑孫笑祖悅
孫啼祖悲祖孫一氣同安共危逮茲成人伊誰之思
惟祖母氏邈不可追乃作高堂肖貌在斯溫溫笑語
宛宛容儀致慤則著動息無違令伯是式令聞是垂
銘以告之永久勿墮

孝思堂銘

有巍者堂伊誰居之居惟王君式是孝思思之云何
曰恃曰怙匪怙曷生匪恃曷顧生我顧我實惟我尊
怙既先亡恃罹艱屯乃績乃紡乃誨乃養憫茲藐孤
矢德無爽歲月既邁孤亦有成天胡不吊恃亦先零
遂蘊遂發亟踐顯達祿位日增孝心彌切惟此一身
父母肢體獨享光榮孝養已矣而獨何心安厥歎遺
深居是堂其有弗思思之之至如臨庭戶如聞笑語
如見喜怒振振王君孝思孔昭有通於天有徹于朝
帝曰孝子予惟汝錫錫汝考妣如汝之秩御史孺人
有格其神一世之屈萬世之伸王君振振孝思維則
載銘其堂永久弗忒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為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
稟賦之雜揉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為斯
太極之全體無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
聽言動敬以主之群邪退伏誠斯不虧温温李生往
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沉
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墮室慾止水如
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
齋述法言以勵之

世厚堂銘

惟人秉德惟始不怵篤邇行遠仁理孔昭云胡昧者
楚越人已弗惻弗恫薄亦甚矣吉有君子家以厚傳
渴猶已致危猶已顛乃設寒漿大飲行旅乃懸杙索
大濟險阻其事雖微其心則仁能以類推旁達無垠
爰作高堂名曰世厚式昭于先庸戒于後給事鍾慶
世德是遵譬之水木培根浚源惟厚弗替乃福所自
視此堂名欽于永世

贊

獬豸贊

疾惡者天地之正性而人心之所鍾云胡淪胥其類

不知其醜而甘與之同有物于此匪兇匪虎非羆非
熊名曰神羊曠世莫逢乃能觸回邪而無避合輿論
之至公則彼臧否莫辨者覩其狀類寧不為之愧生
於中邪

又

爾形不類爾出不世是蓋稟陰陽之精英具天地之
正義心之靈既鑑物以靡差角之剛復觸邪以無避
宜其端居而百恠惴伏正視而群小悚畏故能與麒
麟同遊騶虞作配擅執法之英聲為國家之美瑞也

無庵贊

老氏之無乃無而無吾儒之無乃無而有有非聲色
形迹之可求雖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其在
人也寂然不動者無聲臭之可窺實萬象森然已具
之淵藪卓哉無庵心學是潛所以啓大易之關鍵識
濂溪之指南其取號也雖無而實有其體道也雖虛
而實涵歛之則約施之則覃或翱翔乎武選或正職
於大叅凡其著赫赫之顯蹟何莫非體立而用兼及
其老而休也因人事之乘除悟陰陽之消息歛疇昔
之敷舒為所卷之微密順大化而怡然乘白雲以高
適凡其貫始終而不二由其合有無而為一彼以天

地為幻妄以萬物為粗迹空諸實有而為反道悖理之邪說以聾瞽斯民蠹害正道者又豈可以比擬無庵之直識邪

王先生畫像贊

其貌充然其色溫然精心玄思探索乎岐黃之編高外化焉其為術也通變審密而鄉閭稱焉殆將與張長沙孫思邈劉素異世而同傳也耶

畫龍贊

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顯能晦能雨能雲蓋至陽之精為萬物之神故其功在天地功在庶品功在生民可敬可畏可瞻可仰不可得而馴非聖者之至德又安足以比倫

歸一老人畫像贊

其貌充而全其神粹而完識之正既超軼乎習俗情之通復笑傲乎林泉是宜享簡穰之多福樂期頤之永年然則其孤標時服固丹青之可彷彿而靈臺春意豈筆畫之能盡傳邪

拙巢先生畫像贊

質純氣和理明心定篤信好古拒邪閑正有言有行以淑後人美哉君子輝光日新

劉紹僉憲畫像贊

東吳之精中朝之英粹乎其質確乎其聲察其操金百鍊而愈固望其儀鶚獨立而無朋推其心蓋欲使善惡之著明要其歸實欲觀惠化之流行是誠所謂有守有為之君子而可為新進晚生之儀刑也

御史張勉夫贊

東吳之英中臺之傑身也繩直心也玉潔持所見不隨俗以低昂蘊其竒每因事而發越宜其勁節挺然忠言剴切身雖歷乎險夷功乃歸於潤澤是猶一鶚之高騫異乎鷲鳥之累百也

章奏

上講學章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為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

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脩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脩其職講讀官之職旣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予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効予以

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捨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 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

皇上龍飛九五運啓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緣係緝熙聖學重事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乞致仕第一奏

欽差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致仕事節該欽奉詔書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聽自陳致仕如年未七十疾病者亦許自陳欽此切照臣年六十三

歲雖未及七十自幼稟受氣薄常有怯弱疾病早已筋力衰微連年又患眼疾昏花文書字畫不能看視及跌傷臂膊屈伸不便景泰元年六月內在貴州永寧衛感冒山嵐暑氣又患風濕痿痺病症兩足無力動止艱難已成痼疾寒熱不時發作飲食減少飢膚瘦弱至今常服湯藥調理未痊委實老病不堪辦事伏望 聖恩憐憫乞照詔書事例放歸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二奏

大理寺卿臣薛瑄為老疾乞恩事臣今年近七十稟受原已怯薄血氣早衰髮白齒豁眼昏聽重加以老病侵尋乃於景泰六年五月初七又因將理失宜邪氣乘虛以入感發舊病攻刺腰腹等處疼痛嘔吐幾至危殆旋蒙 聖恩特遣御醫調治已經服藥數日緣血氣已衰卒難平復若不瀝陳愚悃即今不能掌管印信深恐曠官誤事伏蒙 皇上宏天地生成之仁憐臣老病放回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三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薛瑄謹題為老病乞恩事切照臣見年六十九歲氣體既已衰憊疾病連

年發作天順元年三月內舊患淋疾并右臂風氣疼
痛舉發請醫調治日久稍痊五月初七日前病又發
調治至本月二十四稍痊六月初三日病又發調
治至今未痊緣血氣既衰藥力無効疼痛不時已成
痼疾及兼齒牙豁落髮鬚盡白肌膚瘦弱眼目昏花
委實辦事不前臣切自念委受朝廷陞用之恩補報
莫伸於萬一老病轉覺於侵尋伏望
聖恩憐憫衰朽不堪辦事放回田里俾得歸骸骨於
丘原不勝戰慄感戴 聖恩之至緣係老病乞恩事
理謹題請 旨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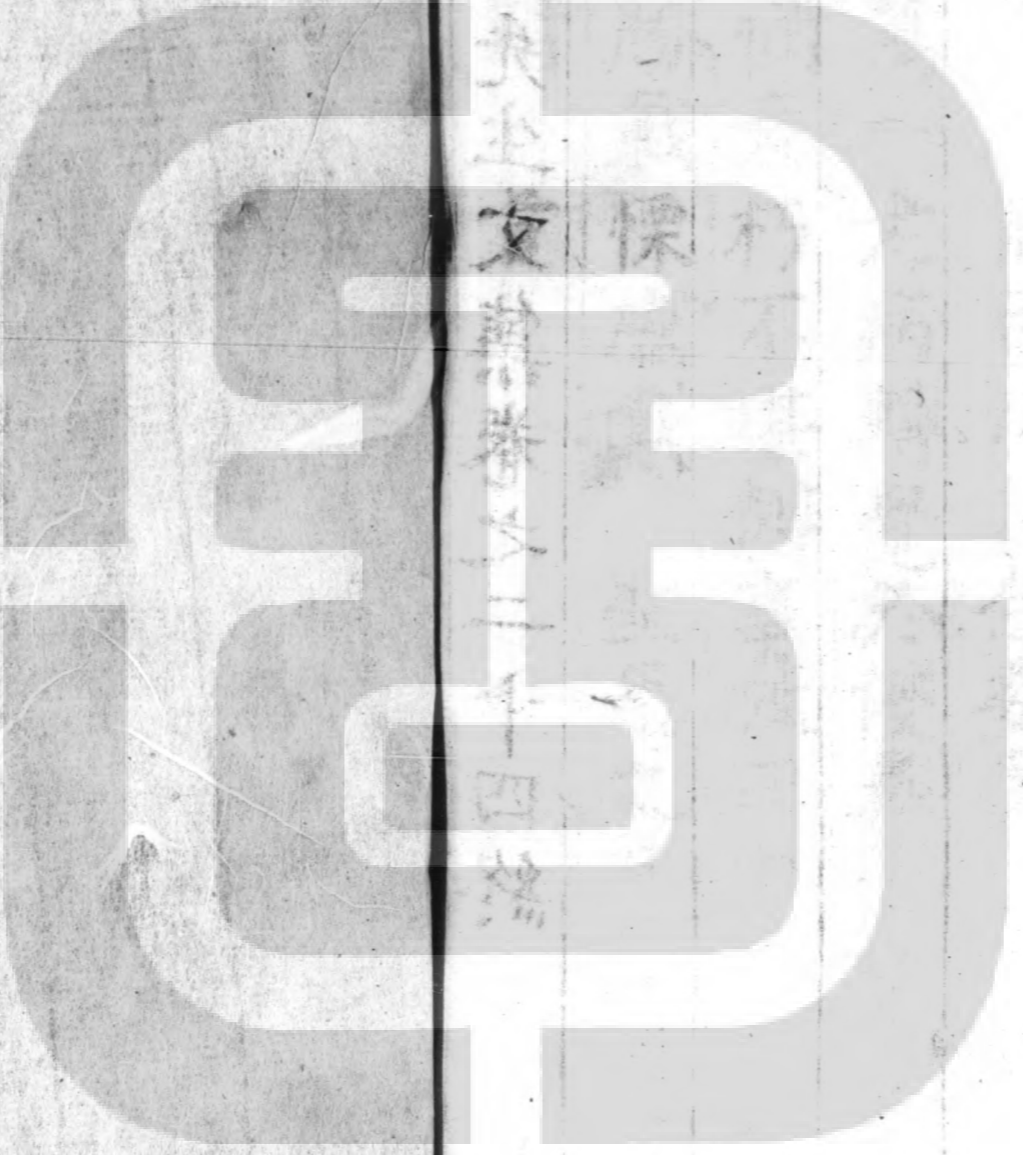
...

...

...

...

...



文苑英華卷之四

